

BLIZZARD ENTERTAINMENT

# 人生豪賭

---

Robert Arjet

天空下著雨，在衛斯馬屈雨天濕滑的街道上，妮莉莎·納托利步履維艱地走著，夜色愈發昏暗，燈光在細雨中散發詭譎光輝。比起城中最近出沒的怪物，她此時更擔心這異常寒冷的天氣，濃霧凝成細細雨絲，許久不曾消散，讓街變得濕滑危險。即使身上的豪華羊毛大衣讓她不會受凍，淋雨行路還是讓她覺得顏面掃地、憤恨不平。

一年前，她在這種天氣會坐上馬車，身旁還有僕人服侍。當然，一年前，那些債主還沒找上門催討丈夫欠下的賭債及帳款。她總是這樣告訴自己：「亞緒頓的本性不壞。」可是許多英雄好漢都是栽在賭癮及酒癮。現在他消失無蹤，下落不明，還帶走了家族僅存的財產。她實在無法憎恨丈夫的軟弱，可是當她踩進冷冽刺骨的水窪，胃液就又开始翻攪。

她走在住宅區的街道，兩旁盡是老樹及優雅的莊園宅邸。她想起過去曾帶伊莉莎白來此參加盛裝宴會，現在可說是舊地重遊。她們以前還有錢訂製新禮服，那時從馬車窗口向外看去，這條街道顯得高貴氣派。後來她們負擔不起新禮服，馬車不久後也出售了，現在看來，只覺得這些路樹陰黑邪險，在濃霧中扭曲著衰老的枝幹。

妮莉莎本來想盡量保住她的馬匹，因為那是家族地位的顯著象徵。賣掉馬匹後，她就再也不能假裝體面了。她像平民般走在濕漉街道，默默詛咒自己的噩運，同時希冀亞緒頓能改過向善、浪子回頭，而他身上的財產也分文未動。雖然她是不沉溺於幻想中的人，但她也只能如此安慰自己。她暗自立志要想出辦法，絕不會讓她的妹妹終生孤貧。想到這點，就足以讓她下定決心。無論如何，不計代價，她都要找出辦法。

她轉進小街內，她要前往的地方就像一面荒涼岩壁，逐漸向她逼近。其實那只是相形見绌的文森·戴斯汀宅邸。講得俗氣點，戴斯汀就是個賺大錢的商人及放債人。可是在妮莉莎的想像之中，那棟房子簡直高聳入雲，看似難以撼動、令人生畏。她憂心地望著前門。如果現在是一年前，她會坐在馬車上輕啜卡基斯坦美酒，派男僕前去傳話。今晚她卻得親自走上門前的階梯，這份羞辱讓她忐忑不安。她準備要向人請求…應該說是向人乞求，求這位債主暫緩催款。

妮莉莎走到大門前，把手伸向門環。她極力鼓起勇氣，抓起那冰冷的金屬環敲打橡木大門。大門鉸鏈似乎才上過油，幾乎在敲門的同時就開啟了。

「有事嗎？」應門的微胖男僕問道。這傢伙說話時眉毛上揚，讓妮莉莎覺得他傲慢無禮，可是她終究還是得抑制心中怒火，畢竟她是來此為自家宅邸乞求寬限。她懷疑自己是否憂形於色，連男僕都能輕易察覺。當她得知亞緒頓拿了家族宅邸去借款，她覺得自己的世界頓時天翻地覆。

妮莉莎從不知負債為何物，她不瞭解積欠債務、未履行義務會讓人如此不安作嘔。可是那棟房子一家族宅邸卻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。如果失去宅邸，她就失去了避風港，再也不可能重返衛斯馬屈上流社會。若要爬出亞緒頓挖掘的深坑，保住宅邸是最後的希望；若要讓伊莉莎白找到好歸宿，保住宅邸就是最後的希望。

她重拾內心自尊，不失禮節地堅定答道：「我希望跟達斯汀大人談談。」話一出口，她才想起自己還沒自我介紹，隨即補充道：「我是妮莉莎·納托利」。

男僕的話突然停住，妮莉莎覺得那個停頓實在太久了，讓人難以忍受。男僕隨即丟出讓她難以置信的答覆：「我得先看大人在不在家」，然後他就關上了大門。

真是太過份了。被丟在門階上枯等，還被當成小販或平民商人對待，妮莉莎實在不知如何忍受此般侮辱。這個男僕實在粗魯無禮，她一定要跟達斯汀好好抱怨。

此時她想起晚上離家前的情景。伊莉莎白懇求她留下陪她玩牌，妮莉莎用深感遺憾的苦笑婉拒。這個小女孩就算身陷惡火之中，她滿腦子還是只有跳舞作樂。如果用譬喻來說，納托利家族現在確實身陷惡火，而且伊莉莎白將會首當其衝。如果不設法湊出嫁妝，就算伊莉莎白年輕貌美，她將永遠嫁不出去。她也許會淪落妓院或賭場，痛失生來的貴族身分。妮莉莎極力不去想像妹妹的慘況。她覺得自己開始變得堅強。她提醒著自己，亞緒頓的本性不壞。

大門再次開啟，妮莉莎準備進屋時，男僕以不屑的語氣緩緩地說：「大人現在不會客」。

妮莉莎停下正要跨過門檻的腳步。她沒有聽錯吧？這個暴發戶商人竟然不願意見她？她的血液衝上雙頰，她知道自己必須克制怒火。在這裡大吵大鬧只會讓自己更加難堪。母親如此告誡她，貴婦若遭人輕忽怠慢，她的應對自然能透露她的不凡地位。妮莉莎絕不會讓這個傲慢僕人或他那無禮的主人稱心如意。她絕不能動怒，只能用最優雅的方式回應。她沉著地簡短答道：「好吧」，然後優雅地轉身離去。

妮莉莎走在雨水沖刷的鵝卵石街道，朝著家的方向前進。大雨滂沱而下，她邊走邊閃避路上水窪，而其中倒映的燭光及燈光詭異地舞動著。她的盛怒逐漸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湧上心頭的恐懼及絕望。達斯汀竟敢對她如此怠慢，讓她太過震驚，完全參不透這場侮辱的含義。她現在連請人延期催債的機會都沒有。就連低聲下氣，乞求保住她們兩姊妹家園的機會都沒有。情況危急，迫在眉睫，她現在才瞭解到，她的處境比想像中更加絕望。

正當妮莉莎想得出神，突然傳出馬的大力嘶鳴，把她嚇了一大跳。她抬頭一看，冷雨就驟然落在她臉上，她才發現自己認不出所身處的街道。如此狹窄陰暗，歪斜扭曲，宛若一座潮濕的森林，暗處中隱藏著蠢蠢欲動的怪物。對於衛斯馬屈最豪華的大街及林蔭大道，妮莉莎可說是瞭若指掌，這個歪斜巷道卻是如此陌生，彷彿要向她進逼。

她轉身想找出吵鬧聲的來源，然後她再次聽到嘶鳴聲，伴隨著馬車車輪喀喀作響的聲音。妮莉莎暗自咒罵這場濃霧，同時也四處查看。不見其影的馬車、骯髒雜亂的街道，她不知道哪個比較嚇人。一匹炭色黑馬突然逼近她身後，馬夫迅速拉住韁繩。妮莉莎差點跌跪在地，幸好這個龐然大物馬上就平靜下來。馬夫俯望著她，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。

她覺得這位馬夫的裝束很陌生，剪裁設計也是上個世代的過時風格。她再次把頭低下來。如果遇到年長位尊的貴族，她只會覺得更加羞辱，身陷更加猛烈高溫的惡火。不過她在聽到她的名字後，立即回頭。

「妮莉莎？」

這個聲音年邁輕柔，可是卻完全陌生。妮莉莎走近馬車敞開的窗戶，一隻纖弱不堪、指節腫脹的手推開木板，妮莉莎努力想認出陰影中的那張臉。

「請問您是？」

「親愛的孩子，別站在那裡淋雨，妳全身都會被淋濕的。納撒尼爾，把車門打開。」

馬夫躍身而下，動作優雅恭敬，無聲地將車門推開，請她入內。妮莉莎點頭感謝他，然後就走進馬車內。她實在太困惑了，所以也不覺得羞辱，心中其實很感激不必再淋雨。

當妮莉莎放鬆地坐上木製板椅，她的雙眼漸漸適應黑暗。她看到那張滿是皺紋的豐腴臉龐，一頭茂密的白色捲髮，還有因年邁而萎縮的佝僂身形。妮莉莎絞盡腦汁思索這位婦人的名字，可是卻一無所獲。妮莉莎完全認不出這位婦人，可是她顯然認識妮莉莎。而且她不像衛斯馬屈上流社會那群權貴人士，她願意對妮莉莎伸出援手。

「實在是萬分抱歉，」妮莉莎最後吞吞吐吐說出這句話，回應這位婦女和善的注視。「您的記性似乎比我還好。我已經不記得我們在哪裡見過面。」

這位婦人回以寬容的微笑，並用手輕拍妮莉莎受寒的手臂，那觸感就像張乾燥的羊皮紙。「別在意，親愛的。我們從沒見過面。所以就算你不認得我，我也不會訝異。」妮莉莎的臉上浮現迷惑神色，婦人此時笑得更開懷了。「我是貴家族深交多年的老友，我一直都有留意妳的動向。」

她剛剛對我眨眼？妮莉莎無法確定。可是她突然想到這婦人可能是身懷小筆財富的遠親貴婦，這讓她不禁屏氣凝神。也許這婦人願意慷慨捐助妮莉莎及伊莉莎白。她很訝異自己竟然有這種念頭。可是家族危機迫在眉睫，只要有人能幫她們脫困，她都必須極其謹慎應對。

「您一直都有在留意我？那…那您應該知道…」妮莉莎拉長話語，別有用意地揮動手掌，暗示她的家族每下愈況，陷入貧困。為顧及禮節，最好不要明講。這位老婦人清楚地點點頭。

「沒錯，親愛的。很遺憾，我的確知情，縱使這聽起來很奇怪…」她先望向窗外的滂沱大雨，再以讓人不安的古怪凝視與妮莉莎四目相對，然後止住話勢。「也許我能幫妳解決…應該這樣說，幫妳度過難關。」

妮莉莎努力保持禮貌及平靜神色，可是她的內心興奮又期待。這位老婦的身份還是讓人百思不解，可是現在她即將要成為妮莉莎及時的救星。妮莉莎說話一定要小心。

「度過難關？」

「或許我能幫妳度過難關，親愛的。這個嘛…你會玩牌嗎？」

妮莉莎覺得這問題簡直沒頭沒腦，可是她點頭表示肯定。其實她的牌技在衛斯馬屈城可是首屈一指。她從未像亞緒頓一樣縱情賭博，可是她確實在「命運」及「野鵝」等「友誼賽」中痛宰許多貴族，讓對手輸得分文不剩。這老婦人知道這件事嗎？她想挑戰我的牌技嗎？妮莉莎完全沒有頭緒。亞緒頓把整個家族產業當作賭注，結果輸得一乾二淨。她是否也能靠賭博贏回家產？這種可能結果讓她覺得頭暈腦脹，但她只是笑道：「嗯，沒錯，我會。」

妮莉莎在自家門前步下馬車，她發現雨已經停了，謝天謝地。烏雲退去，繁星在夜空中映照著漆黑夜城。她突然轉身，抓住那即將關上的車門。

「真是抱歉，可是我還沒請教尊姓大名。」

「噢，我可真是老糊塗，我都沒跟妳說。我名叫卡蘿塔。」

「太好了，卡蘿塔。我期待明晚再次見到您。您確定玩牌前不先跟我們一起用餐？」

「嗯。孩子，我比較喜歡獨自用餐。」說完這番話，她關上車門，推上木板，馬車顛簸前進，駛往遠處的街道。

妮莉莎覺得暈頭轉向，一邊走上自家前門的門階。這位老婦可能是個富婆，只是想藉故跟妮莉莎及伊莉莎白分享財富。那場牌局當然只是個禮術形式，是上流社會的巧妙作法，外人看起來才不會像施捨。或者卡蘿塔單純是熱衷於牌賽，只想豪賭一番，並無心替妮莉莎解困。*那也無所謂*。衛斯馬屈的老富翁和及老富婆常有怪異行徑，這點妮莉莎可是耳有所聞，更曾經親眼見識。卡蘿塔若想玩牌，妮莉莎可是求之不得。

隔天晚間，微暮陰影開始籠罩宅邸，妮莉莎在自己的臥房徘徊不止，憂心忡忡。卡蘿塔該不會真像外表一般愚笨，忘了跟她有約？這該不會只是個殘酷的玩笑？該不會…

妮莉莎鼓起勇氣，努力平復自己激動的情緒。她在房內四處張望僅剩的豪華傢俱。一對擦得光亮的油燈射出耀眼火光，一個小推車上放著家中最後一瓶卡基斯坦美酒、兩個酒杯。在烏黑發亮的桌上，當然放著一副牌。

妮莉莎刻意選擇這副牌，因為牌上裝飾著納托利家族的家徽。如果她要拿納托利家族的未來作為賭注，她希望至少能以這副牌象徵其中意義。

喔對，還有賭注。妮莉莎再次看向牌組旁鋪有天鵝絨的寶盒。盒內裝著是家中僅存的珠寶，這對街上的平民來說是一筆財富，但是如果要用來拯救家族經濟困境，這樣還是嫌少。妮莉莎知道她非贏不可，而且還得屢戰屢勝，才能重振家族威望。可是她又不能操之過急，才不會嚇跑這位可愛的老太婆。不行，一定要設想周到，步步為營。

「妮莉莎，你看！」

妮莉莎的思緒被打斷，猛然起身，而妹妹神色愉悅地跳進房內。伊莉莎白從頭到腳都被緋色、赭色及橙色的大葉子覆蓋，葉子還不斷拍動。這景象讓妮莉莎不禁倒退，但是妹妹的表情歡愉豐潤、神采奕奕的，所以她還是擠出一絲微笑回應。伊莉莎白似乎是故意忘記家中債台高築。有時妮莉莎忍不住厭惡這種行為，但是妹妹是這樣如花似玉，朝氣蓬勃，所以讓她也忍不住深深著迷。她會是什麼衛斯馬屈貴族的絕佳伴侶，較低階的貴族中只有少數人才配得上她，她必須要先湊到足夠的嫁妝。可是嫁妝都拿去幫亞緒頓償債，現在伊莉莎白即將終生獨守空閨，更悲慘的是嫁給野心勃勃的平民，讓人以納托利家族名聲攀權附勢。想到這一點，妮莉莎就不寒而慄，努力維持自己的微笑，看著伊莉莎白在房內手舞足蹈。

「妳看得出來嗎？妳知道我在扮演什麼嗎？」

妮莉莎抑制想反唇相譏的衝動，最後平淡地答道：「宮廷小丑？」

彷彿是爲了好好瞪一下姐姐，伊莉莎白停下了舞步。「小丑？姐姐，你以為我是傻瓜嗎？」雖然她想板起臉來，可是終究還是笑場了。伊莉莎白天真地笑著，聽起來就像和音急奏，化成動人樂音在妮莉莎身旁繚繞，差點讓她失去平衡。「蘭開斯特家將在兩週後舉辦變妝宴會，我終於可以再度參加。」

伊莉莎白像個孩子興高采烈抓住妮莉莎肩膀，希望能讓她這位無精打采、缺乏想像的姐姐瞭解。「妳說我們買不起新禮服，所以不能參加宴會。可是蘭開斯特太太說這次我們必須自製服裝。所以我一定要參加！」

她輕巧跳走，擺出一個姿勢。妮莉莎則留心檢查，確認牌組及酒的擺設沒被弄亂。

「這次宴會的主題是『時間』。」伊莉莎白故作正經地緩緩說道。「現在妳猜到我扮演什麼了嗎？」

妮莉莎的注意力回到這女孩身上，然後從頭到腳打量她。仔細一看，她看到伊莉莎白身著一套老舊的棕色禮服，細心地別上羊皮紙片及碎布，覆蓋住一半的身體。她不需要消遣她妹妹，可是她真的沒空玩猜謎遊戲。「妳要演一顆樹？」

本來擺著姿勢的伊莉莎白差點跌倒，她看似有點惱怒，朝著妮莉莎搖頭，甩動她的捲髮。「才不是呢，妳這個大傻瓜。我扮演的是秋天。這些葉子還不夠明顯嗎？」妮莉莎見妹妹的棕色大眼中流露出憂慮，因為這女孩對自己有點沒信心。畢竟她身穿的是上一季的禮服，只是倉促用剩餘的羊皮紙及薄紗裝飾。妮莉莎實在於心不忍，所以向前抱住伊莉莎白。

「我當然看得出來。妳就是秋天的最佳寫照，一定會成為當晚的話題焦點。」

「一定會的！」伊莉莎白轉身跳出妮莉莎的懷抱，擺出不可一世的姿勢，然後又天真地笑起。「噢，謝謝妳，妮莉莎。現在我真的得回去修剪我的葉子。雖然莫里斯也在幫我，可是做這些葉子真的很費時。」



伊莉莎白就像個妖精，輕快地飛出房間。妮莉莎嘆了口氣，發現自己不再緊張焦慮。她拿起那副牌，開始輕鬆地洗著牌。妮莉莎憂心整個家族的未來，伊莉莎白更是她心中的大石頭。她必須贏回足夠的錢，讓她妹妹有個好歸宿，唯有如此才能讓她心安。她每天只要想到伊莉莎白前景堪憂，她就覺得非常慚愧。替伊莉莎白找個好人家，她在心中暗自盤算，同時又焦躁地咬緊牙根。這是她能取得的財富，今晚勢在必得。

「噢，不了，親愛的。我恐怕不適合喝烈酒了。」卡蘿塔揮動她細小的手，拒絕遞過來的那杯酒。妮莉莎將酒杯放回桌上，心裡有點失望。酒精有時候能帶來些微優勢。可是妮莉莎並不真的打算借助酒精。她足智多謀，又懂得隨機應變，只巴不得牌局趕快開始。

「到了我這把年紀，妳也知道的…有些東西就碰不得。」卡蘿塔咧嘴笑著，似乎已經看穿對方用意。妮莉莎爲了表示禮貌，回以爽朗笑聲，雖然她也知道這位奇怪老婦人到底有多大年紀；只知道她是個年事已高的「老人」，但又還不是個「死人」。

「既然如此，」妮莉莎微笑道，「要玩哪種？「曙光」、「命運」，還是「野鵝」？」妮莉莎暗地裡希望對方挑選「野鵝」，因為這款卡基斯坦遊戲需要快速叫牌及反擊，這方面她特別擅長。總之她已做好萬全準備，不管客人提出什麼遊戲，她都能從容以對。

「噢，不了。「野鵝」對我來說節奏太快。我偏好比較簡單的遊戲。要非常簡單。」她邊說邊點頭，彷彿在贊同自己的話。妮莉莎等待對方說出遊戲名稱。緊張感再度襲來，她拿起酒杯啜飲一口。

「在那之前…」卡蘿塔厲聲說道，抓住黑檀手杖的頂端。要支撐這種孱弱的身體，似乎不需用到這麼大一隻拐杖。「我們必須先討論一下…賭注。」一此刻，那婦人似乎稍微變得強硬，很不自然地說出「賭注」兩字。

妮莉莎將酒飲盡，手忙腳亂地將酒杯放回桌上。她拿起天鵝絨寶盒，自豪地向對方展示盒身，然後打開盒蓋。盒內的寶石閃閃發光。「我準備了珠寶。」她攢起內心僅剩的自尊說道。「有些珠寶還是我們的傳家之寶，比如說這件，」她舉起鑲有巨大藍寶石的金絲花邊梳。「這是我祖母的嫁妝。或是這件。」她一邊說著，一邊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把短劍，劍鞘上鑲著三顆紅寶石。「這是我叔公在御前任職時的收藏品。這其實只是個裝飾品，可是我叔公老愛幻想自己是個戰士。」她不以為然地笑

道，卻發現卡蘿塔冷冷地望著自己，讓她覺得渾身不舒服。她將短劍放回寶盒，等待這位老婦人開口。

「不夠，」這位老婦人低聲道，眼睛始終盯著妮莉莎。「這樣不夠，我們應該要賭更大…賭些更重要的東西。」卡蘿塔一手輕揮，制止妮莉莎斷斷續續的抗議話語。「我想我們應該拿彼此最重要的東西當賭注。親愛的，在這世上妳最想要的是什麼？」

妮莉莎猶豫了，她不確定這老婦人到底是瘋了，或是在嘲弄她。難道這老婦人要用這種方式幫她清償家族的債務？妮莉莎的腦海中浮出了各種可能情況。

「在回答我的問題之前，妳最好再三考慮。我們許下的願望常常會害到自己。」卡蘿塔微笑道。妮莉莎突然想通了，原來這是場考驗。這位老婦不會平白幫她還債，當然要先考驗一下妮莉莎，看看她會怎麼答覆。她再三斟酌該如何回答，彷彿這是位貴族女性發自內心的願望，而不是精打細算的經濟考量。

「我希望我摯愛的丈夫亞緒頓回到我身邊，希望他已戒除酒癮、改頭換面，順便帶回所有的財富。」她努力把最後一句話包裝成臨時想到的話語，不想讓人覺得這是她最迫切的希望。

「很好，那妳願意賭上什麼？妳最珍貴的財產是什麼？妳最重視，又可自行決定其去留的東西是什麼？」

妮莉莎自認擅長猜謎語，差點就要脫口說出「我的心臟」這種顯而易見的答案。可是只要想到這其貌不揚的老婦人開口要她的心臟，就讓她想放聲大笑。

可是她笑不出來，卡蘿塔眼中散發的異樣光輝，讓她猶豫不決，最好的答案是什麼呢？然後她終於想到了。妮莉莎對卡蘿塔露出討好又寬容的微笑，彷彿對著一個飯後吵著要糖吃的孩子。

「自然是任您挑選。不論您選擇哪件財產，我都願意忍痛割愛，作為賭注。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妮莉莎話還未說完，卡蘿塔便搶著答道。老婦的快人快語，讓妮莉莎感到十分不安。老婦眼神一瞬間似乎又變得更加冷酷。難道這是錯覺嗎？妮莉莎努力鎮靜下來，又替自己倒了杯

酒。這位老婦只是想跟她玩腦筋急轉彎。妮莉莎為何如此緊張？也許是因為沉重的壓力和焦慮，再加上有機會徹底擺脫家族債務，才讓她一直心神不寧。她仔細端詳卡蘿塔，卻只看到像柔軟麵糰般的臉龐，上面佈滿只有笑口常開的人才會有的深邃笑紋。妮莉莎暗自責備自己，對方只是個有點不尋常但無害的老怪胎，又即將解救自己的家族，實在不該把她想得這麼邪惡。既然她將給予妮莉莎及伊莉莎白一筆財富，就算她想玩虛幻的賭注遊戲，妮莉莎也樂意奉陪。如果這個老糊塗想要的話，她願意陪她唱唱兒歌，玩玩擊掌遊戲，反正最後能得到金錢財富就好。

「很好，」卡蘿塔伸手拿牌，用單手嫺熟地切牌。「玩法很簡單。我抽一張牌，然後妳也抽一張牌，直到各自抽出三張牌為止，然後同時翻牌。」卡蘿塔朝著妮麗莎點頭示意，確認她是否聽懂規則。「最後手牌最大的人便獲勝。」

這算什麼？妮莉莎現在更加深信這老婦人是個老糊塗。這才不是較量牌技，只是純粹賭運氣。她賭上家族僅剩的財產，可是竟要靠翻牌決勝負？從卡蘿塔的一舉一動來看，她應該是希望來場精彩牌賽，可是眼前不過是全憑機運的愚蠢賭局。但一想到她有能力資助自己，妮莉莎願意竭盡所能取悅她。

「手牌較大的人獲勝，瞭解了。」她以擺手示意卡蘿塔抽一張牌。這位老婦輕輕點頭，雪白的捲髮微微上下晃動，身體往前傾抽了張牌。妮莉莎也抽了張牌，兩人面前一下子就出現三張蓋在桌上的牌。卡蘿塔不發一語，翻開她的第一張牌。

「噢，真糟糕，」她嘀咕道，像個孩子般咯咯發笑。那張牌是三頂皇冠，贏面很小。她渴切地盯著妮莉莎，弓起手掌放在大腿上。她玩得如此熱衷，讓妮莉莎有點不知所措。妮莉莎翻開她的第一張牌，迫不及待想結束這場牌局，才能趕快進入正題。她翻開的牌是十二條毒蛇，是張不錯的牌。

卡蘿塔迅速翻開第二張牌，是七條毒蛇，然後她再次抬頭，以熱切的眼神望著對手。妮莉莎猶豫了。這根本毫無計策或戰術可言。她還是不喜歡盲目地翻牌，一直到牌局終了。她在剩下的兩張牌中思索取捨，最後她翻出了八頭雄獅。

她稍稍鬆了口氣。這真是愚蠢至極，愚蠢的比賽、愚蠢的賭注和愚蠢的老婦，真正的比賽，還有真正的賭注絕不是這般兒戲。妮莉莎思索著牌局結束後的下一步行動。她一直擅於觀察對手表情，藉此判斷對手的行動。她目不轉睛地看著卡蘿塔翻開最後一張牌。

當妮莉莎看到眾冠之后時，不禁倒抽一口氣。很難抽到比這更大的牌。原本低頭看牌的卡蘿塔抬起頭來，像是頭面露兇光的野獸，死盯著她的獵物。妮莉莎將身子向後挪動，讓自己鎮定下來。這實在太瘋狂了。一邊是一位可愛的老婦人，她可能會讓家族獲得一大筆財富；一邊是妮莉莎，故作正經地看待這場只有虛幻賭注的比賽。妮莉莎放聲大笑，望向她的恩人。「親愛的，您現在的確佔上風。就讓我們看看我拿到什麼牌…」

妮莉莎看到手牌是眾星之后時，所有緊張感都煙消雲散。卡蘿塔發出悶聲，立刻收好東西起身。妮莉莎根本來不及建議再來一局，那婦人就已經告辭離開房間。妮莉莎追了上去。她有點懊惱冒犯了老人家，導致錯失良機。

「親愛的，你真高明。我真是獻醜了。」卡蘿塔頭也不回地答道，妮莉莎本來不想央求對方，最後還是脫口而出。

「您確定只玩一局？您差點就贏了。來一杯卡基斯坦白酒吧？還是來一杯…」

「親愛的，我跟妳說過了，我不喝烈酒。可是如果妳願意的話，我明晚會再來拜訪妳。」

「當然願意，樂意之至。我應該一」

「親愛的，我說『如果妳願意的話』。所以在明晚之前，請好好考慮妳的選擇。」說完這句話，她就走出大門。妮莉莎搖著頭。若要讓這老婦幫助她的家族，妮莉莎還得費更多功夫。妮莉莎知道那位老婦看似平凡無奇，事實上卻是高深莫測。

妮莉莎站在前門門階上看著馬車離去，這才發現氣溫已經驟降。一股潮濕的刺骨寒意朝她襲來。不到一小時前，夜晚的溫度還算合宜。而且現在又起霧了。霧氣彷彿具有生命一般，不斷從地面湧現，似乎想要聚集成形，為非作歹。

她迫切地轉向溫暖明亮的宅邸，心中想著，也許來喝杯小酒吧。此時她的思緒被沉重的聲響打斷。那聲音不像卡蘿塔漸漸駛遠的馬車聲那般輕柔。妮莉莎置身在詭譎多變的霧氣中，睜大雙眼想看個清楚。

她不悅地歪著頭，一輛大型運貨馬車從濃霧中漸漸浮現，沉重地駛進庭院，馬夫縮成一團坐在座位上，活像個穴居原始人。怎麼會有商人在這麼晚的時候送貨？而且還在前門大呼小叫，根本難得一見。難道就因為她現在家道中落，連商人都可以免除基本的禮儀嗎？

「請問是納托利夫人嗎？」這位體格魁梧的平民爬下運貨馬車，從腰間抽出一張摺起來的羊皮紙。

「是的，我就是納托利夫人。這麼晚了，你到底把什麼運來我家？」

「這個嘛，恐怕是您的丈夫，夫人。」

妮莉莎看到馬車後方的粗糙木棺，她的雙膝抖個不停，彼此碰撞。莫里斯趕到她身邊；她靠在莫里斯身上，一時之間喘不過氣來。

「亞緒頓…死了？」

那男人看著她，堅毅的臉龐露出關切及同情的表情。「噢，命運真是捉弄人，您不知道嗎？我覺得很遺憾，夫人。我也不想告訴您這個噩耗。實在太殘酷了，太殘酷了。」

他把羊皮紙交給妮莉莎，她手指發麻，接下這份文件。她想說點什麼，想打破胸中令人窒息的哀慟。「那…那他的財物呢？他的財物在哪裡？」

商人在門階上拖著鞋子走著，搖搖頭。「這個嘛，他已經帶著他僅有的一切，對吧？就好像那句俗話：『身無長物，僅剩屍布』。」

妮莉莎感覺到自己的臉慢慢失去血色。那男人焦慮地東張西望。「我這就把他安放妥當，好嗎？」他爬回馬車座位上。妮莉莎默默點頭答應，看著馬車漸漸駛離庭院，朝著前宅邸的後方前進。

她這才發現手上的羊皮紙。她展開羊皮紙，含著刺眼的眼淚，試著看清其中的內容。

紙上的字跡潦草，難以閱讀，但妮莉莎還是看得出來那是張運貨單。

伊莉莎白生平第一次如此悲痛難抑。也許姊夫過世的噩耗，終於讓她瞭解家中的悲慘處境。伊莉莎白喜好玩樂，熱愛生命，常保赤子之心。亞緒頓和她志趣相投，而且非常疼愛她。如今她悲泣不止，就連妮莉莎也得先按捺自己的悲痛去安慰她。妮莉莎拭去她的淚水，設法讓她振作起來。「親愛的，別忘了蘭開斯特家的宴會。妳必須完成妳的服裝。妳怎麼不去找莫里斯，讓他幫妳多剪一些葉子？」

伊莉莎白點點頭，慢慢走開，讓妮莉莎繼續陷入沉思。她知道世上有許多惡魔及巫術，這可能只是巧合罷了。可是她非常茫然，想要找出合理的解釋。她覺得這種想法真是愚不可及，但是衛斯馬屈最近也才發生過類似的事。恐懼從她內心深處油然而生。那個老巫婆殺了她丈夫。她現在還把伊莉莎白捲入這場賭局，自己的命運怎會如此坎坷？

她猛然搖頭。重要的是，那個老婦人今晚還會再來，若想得到盼望的財富，妮莉莎就必須跟對手鬥智。

「夫人？夫人？有客人來訪…」卡蘿塔在莫里斯開門的瞬間直接闖入，讓他完全措手不及。他跟在卡蘿塔後面，就像隻迷惑的小狗。他一面搓手，一面用最大的音量放聲呼喊女主人。

妮莉莎從長椅起身，她一直思索要如何應對來訪的卡蘿塔。她走向欄杆，俯瞰大門及主梯。莫里斯還跟在登上樓梯的卡蘿塔後面。她儘管身形矮小，走起路來卻充滿活力。她的烏檀拐杖敲擊每一級大理石階梯，發出尖銳聲響。

「請帶客人上來，莫里斯。」妮莉莎試著消除莫里斯的疑慮，雖然她知道卡蘿塔根本不需要別人帶路。其實在這位老婦趕到房間前，這位老男僕一定能追上她。可是上流社會之所以為上流社會，正是因為有這些禮節形式。

卡蘿塔簡短寒暄後，就雙手緊抓拐杖頂端坐在椅子上，身體向前傾。「孩子，所以這次的賭注是…」

她把聲音漸漸壓低，就像提出了一個無禮的建議。妮莉莎堅定心志，對於今晚的賭注，她已經費盡心思。她鼓起勇氣，小心翼翼地把雙手放在大腿上，清楚緩慢地說出每字每句，就像謹慎的學童在背誦課文。「一樣任您挑選。不論您選擇哪件財產，我都願意忍痛割愛。」

「那可是妳最重視，又可自行決定其去留的東西？」

妮莉莎乾脆地點頭同意。「我的要求是伊莉莎白的嫁妝，豐厚的嫁妝，足以讓她嫁給衛斯馬屈任何一位貴族。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

卡蘿塔尖厲的聲音讓妮莉莎有些退卻。而她眼中的異樣光彩…不知道用「飢渴」來形容是否恰當？即使她還不到面露兇光，這位老婦人臉上的紅潤朝氣的確變得乖張固執。這跟她的形象格格不入。卡蘿塔的舉止驟變，讓妮莉莎感到心神不寧。

卡蘿塔默默伸出一隻手，取了牌後就開始單手切牌，動作優雅俐落。她向上瞥視妮莉莎，眼中散發狂熱異彩—在那張滿是皺紋的麵糰臉上看起來非常突兀，也讓妮莉莎不禁害怕起來。她看向別處，咬著舌頭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卡蘿塔從牌組最上方抽了張牌。

妮莉莎也抽了牌，然後放到面前。卡蘿塔再次抽牌放牌，兩位女士重複這個動作，直到她們都抽了三張牌。房間內悄然無聲，氣氛凝重。卡蘿塔終於伸手翻牌，是十一頭雄獅。然後她抬起頭，滿心期待地看著妮莉莎。妮莉莎突然有股衝動，想要大手一揮把所有牌都掃落桌面，可是她克制下來。她祈禱她的手不要顫抖，隨便翻了張牌，是眾冠大天使。

「噢，我的天啊，妳抽牌的手氣真好。」卡蘿塔微微一笑，發出嘲諷惱人的嘖嘖聲。可是妮莉莎確信在她的聲音中聽到真切強烈的不悅感。妮莉莎現在勝券在握，鬆了一口氣。現在的問題就是在牌局結束後，跟對方談判嫁妝的數量。

卡蘿塔翻出九頂皇冠，妮莉莎馬上回敬以三條毒蛇。在妮莉莎記憶中，這是卡蘿塔第一次猶豫躊躇。她的手懸在最後一張牌上。

「我們現在可以喊和局。」她提出這項建議，她挑挑眉毛，聲音也變得悅耳。「這次的賭注這麼高，應該讓妳有機會退出，這樣對妳才公平。」

妮莉莎現在確定她是個愚蠢的老太婆。她擁有牌組中第二大的牌，對方幾乎不可能反敗為勝。她為何要喊和局？誰會在翻開最後一張牌前退出牌局？妮莉莎突然害怕起來，她擔心這老婦人會違約背信。也許她跟妮莉莎一樣負債累累，根本無法給她的家族半毛錢。也許她只是被對方耍著玩。也許…

說不定不是如此。就算機會微乎其微，只要這場鬧劇能讓伊莉莎白順利出嫁，妮莉莎就會奉陪到底。她和善有禮地回覆卡蘿塔，揮手回絕這項提議。「您要我奪走您獲勝的機會？我絕不會這麼做。在我們討論的此時，您說不定已經拿到眾星大天使。」

卡蘿塔低頭看著手牌，彷彿在思索著自己的勝算，猜想牌組中的眾星大天使是否真的就在她手中。然後她迅速用力翻牌，嚇得妮莉莎跳了起來。

兩頭雄獅。

兩位女士都笑了出來，用熟練的假笑化解尷尬時刻，確保所有人遵守禮節，不會做出嚴重踰矩行為。妮莉莎感覺到，膿液般的緊繃情緒此時正慢慢從身體排出，而卡蘿塔未執牌的手緊握拐杖杖頭。她皺縮的手指正在卡片上方盤旋不去，彷彿她還有辦法再次翻牌，扭轉整個局勢。

「噢，我親愛的卡蘿塔。一開始多虧您承讓…」妮莉莎開口道，可是那位婦人再度迅速起身，頭也不回地離開房間。妮莉莎緊跟在後，她想討論嫁妝的給付方式，卻不知道如何開口。最後她想通了，就算卡蘿塔真的想背信，開口問問又有何妨。如果對方打算信守承諾，妮莉莎當然要趁卡蘿塔離開之前，趕快進入正題。

「對了，還有一件事，卡蘿塔，我們應該討論—」

「免了。」

這個婦人急忙離去，這個簡短回答就像股惡臭氣體，殘留在她所經之處。妮莉莎開始上氣不接下氣。卡蘿塔走到大門時轉身面對妮莉莎。



「免了，不用討論。妳—妳，納托利夫人，必須考慮好要用什麼當賭注。如果妳希望我明天再來，我就會如願出現。可是我們無須多費唇舌討論。」

她一說完就轉身離去。

妮莉莎心情沉重地看著那輛馬車喧囂地駛入夜色之中。難道這一切都是白費功夫？她是否再也見不到卡蘿塔？她可能帶來的財富是否只是場殘酷的騙局？妮莉莎緊握雙拳。除了伊莉莎白的嫁妝，她實在別無所求。就算她失去一切，她還是能大方地走在路上，因為她知道自己讓妹妹過得舒適體面。除了美貌，她妹妹可說是別無長處。除了貴婦般的生活，她妹妹別無其他選擇。

她兩眼筆直地望著黑暗處，希望嫁妝能夠憑空出現在她面前。她搖搖頭，責備自己竟然會有這種愚蠢的幻想。卡蘿塔走了，亞緒頓也走了，比賽結束了，而伊莉莎白將被迫嫁給某個低俗的平民，更有可能連結婚對象都找不到。妮莉莎思索著現有的選項，決定再次寫信懇請各位債主耐心等待，暫時不要來討債。她現在已經無計可施了。她最後再朝黑暗處看一眼，然後就轉身回到屋內，並關上身后的門。

「莫里斯？」她呼喊道，這位年邁的男僕就從轉角出現了。

「夫人，有何吩咐？」

「我要寫信，快把燈拿到我的書房。」她發現自己語氣凶惡，覺得有些不該。莫里斯一直是位忠僕，她再怎麼失望，也不該發洩在莫里斯身上。於是又補上一句：「謝謝你，莫里斯」。莫里斯優雅地點頭，領受主人這番難得的親切話語，然後踱步離開，走向走廊深處。

妮莉莎在宅邸玄關駐足片刻，其實她非常不情願坐下來乞求債主寬限更多時間。反正在莫里斯把燈拿來之前，她也無法寫信，心急也沒用。她覺得血液凝結、全身緊繃，被人逼入絕境，就向一隻被獵犬包圍的獵物。她心想，如果她靜止不動，保持這樣的姿勢，時間是否能就此停止，拖延無可避免的噩運。

大門上的敲門聲非常輕柔，妮莉莎一開始還以為是自己幻聽。然後敲門聲再次響起，這次又更加用力、持續更久。她心跳加快，然後強迫自己冷靜下來。她的確有過幼稚的想法，什麼魔法嫁妝從天而降，可是這位訪客絕對跟這件事毫不相關。除了亞緒頓之外，她也不會期待其他訪客。她走到門前，此時敲門聲再度響起，她決定要略過禮節，由主人親自開門。

敲門的是位小男孩，很難想像他能發出這麼大的聲響。他一看到妮莉莎就脫帽鞠躬，從他的小袋子拿出一個蠟封的信件。

「夫人，請容我為您送上這封信。」她收下這封信，注意到信封上那精美的蠟封，以及精緻的黑絲緞帶。妮莉莎想給小男孩一些賞錢，他卻後退一大步。「請恕我無禮，夫人，可是我不能收下。我已經收過錢了。」

妮莉莎微笑著，又把錢幣遞給他，想獎賞這位認真盡責的孩子。這位男孩舉起雙手，好像想要阻擋她。這次妮莉莎的笑容消失了。「拜託，夫人，我真的不能收。我們有自己的規矩。」那男孩顯然很害怕，他一邊後退，一邊盯著那個錢幣，彷彿妮莉莎會強人所難把錢塞到他身上。這孩子講話真失禮，到底是誰派他來的？真是奇怪。妮莉莎想要一笑置之，可是她的聲音哽在喉嚨，無法出聲。

她關上身後的大門，檢視起那個蠟封。那是盾形紋章家徽，可是她覺得很陌生。難道是衛斯馬屈境外的家族？還有誰會寫信過來…？

恐懼感從她的體內慢慢攀升。她想起亞緒頓這幾個月下落不明，不知道丈夫是否又借了更多錢，留下更多的債主。這位債主想必位高權重，還特地大老遠寄這封信來討債…

她想得太多了，讓自己變得灰心喪志。妮莉莎拆開蠟封，解開緞帶，展開信開始讀信，先是憂心忡忡，接著越看越奇，最後雙手開始顫抖。經過幾個月的折磨，現在她終於如釋重負。

嫁妝有了。不可能的事成真了。伊莉莎白有嫁妝了。妮莉莎祝福卡蘿塔，也祝福將她派來的天使，然後她大聲呼喊妹妹的名字。

「伊莉莎白！馬上過來！」

她的聲音變得怪異陌生、粗魯喧鬧，打破整座宅邸的寧靜。她把信再讀過一遍，再也沒有絲毫懷疑。這就是卡蘿塔承諾的奇蹟。妮莉莎賭上一切，終於贏得她真心渴求的事物。

「親愛的妮莉莎，發生什麼事？」伊莉莎白快步跑下樓梯，身上穿著那滑稽的秋之禮服，葉子在她身後不斷拍動。妮莉莎發現有些葉子就像翅膀大力拍動。伊莉莎白急急忙忙，葉子也不斷掉落，就像秋天逐漸凋零的樹木，妮莉莎本來覺得有點想笑，可是她制止自己，因為這想法讓她感到不安。面對憂心忡忡的妹妹，她回以最優雅和善的微笑。

「伊莉莎白，我們有個天大的好消息。看來這位子爵…」她再次看看信件，確定人名。「這位戴菲納斯子爵是我們的遠親，最近不幸過世。」她想讓自己的表情更加肅穆，但似乎是徒勞無功。「但是他在死前設立基金，要幫助他那些最年輕的未婚親戚。」

她停下來，讓伊莉莎白可以大聲歡呼。可是這女孩只是望著她，等著聽姐姐解釋。

「伊莉莎白，妳有嫁妝了。有人幫妳準備好嫁妝。那個人真是慷慨。」

伊莉莎白發出尖細歡呼，擊掌拍手，就像個開心的孩子。她歡天喜地，跳上跳下。她妹妹常常開心到失去控制，但這是妮莉莎第一次覺得不用制止她。這幾個月來她省吃儉用、錙銖必較、苦苦乞求他人，現在總算苦盡甘來。伊莉莎白要出嫁了，全衛斯馬屈上流社會都能再次看見妮莉莎·納托利的得意姿態。

「我有嫁妝了！我可以嫁給門當戶對的貴族了。」伊莉莎白墊著腳尖旋舞，她身上的葉子不停沙沙作響。妮莉莎忍住想責備這女孩的衝動—畢竟這可是歡天喜地的時刻。如果這女孩想要跳上跳下，跑來跑去，就隨她去吧。

「莫里斯！」伊莉莎白幾乎是在尖叫了。妹妹的叫聲實在讓妮莉莎受不了。在她能開口制止前，這女孩已經抓住她的手，劈哩啪啦說個不停，臉上散發喜悅的光采。

「我可以嫁給軍人嗎？聽說鄧恩上尉想要結婚，他是個相當英俊的貴族。還是我該嫁給大臣？上一季在惠亭頓夫人家的宴會，雷蒙哈斯敦幾乎半個晚上都在跟我跳舞。我想他應該很迷戀我。莎莉絲

特說來自安茲提格的貴族將會渡過海灣，來參加蘭開斯特夫人的宴會。到時候想必會有適合對象出現…」

這女孩說個不停，妮莉莎輕輕點著頭。她很快就能選擇對象了。她望向伊莉莎白身後，對著提著油燈蹣跚趕來的莫里斯微笑。他面色凝重，一手提著油燈。

「噢，我一定要馬上告訴莫里斯！一定要…莫里斯！」本來面對妮莉莎的伊莉莎白猛然轉身，幾乎撞上那位老僕人。莫里斯伸手想扶住快跌倒的伊莉莎白。她的腳被禮服繁複的摺邊絆住，她死命去抓莫里斯的手。伊莉莎白抓住了莫里斯的手，卻害他失去平衡，油燈摔在石質地板，油火四溢，在他們之間形成一個火池。

妮莉莎失聲尖叫後馬上鎮定下來。伊莉莎白跟莫里斯小心遠離那片火池，他們像驚慌的孩子般望著妮莉莎。她本想快點設法滅火，可是舞動的火焰讓她看得出神片刻。然後她快速對莫里斯說：「掃把，快去拿掃把拍熄火焰。」老僕人蹣跚離去，妮莉莎左右張望，確認燃燒的油池旁沒有任何可燃物。最後望向又驚又怕、渾身發抖的伊莉莎白，妮莉莎硬是從臉上擠出一絲笑容：「別擔心，伊莉莎白，沒什麼好…」

妮莉莎的聲音越來越小，她看到伊莉莎白禮服摺邊下冒出一縷黑煙。有一片羊皮紙做的葉子著火了，妮莉莎看著細煙變成明亮扭動的火花。火勢迅速燒遍整片葉子，然後逐漸延燒開來。妮莉莎還來不及回神，就有六片葉子著火了。妮莉莎一邊尖叫，一邊跑向火池旁。妮莉莎還來不及趕到伊莉莎白身邊，伊莉莎白已經低頭發現身上著火。那女孩極度驚恐地哀嚎，從火池旁迅速跑開，跑步引起的風助長火勢，讓小火變成延燒半件禮服的大火。妮莉莎在她身後追趕，可是伊莉莎白驚嚇過度，在她姐姐前面死命狂奔，瘋狂亂叫。

妮莉莎終於攔下她，把她抱住，高溫讓妮莉莎臉部刺痛，伊莉莎白奮力掙扎想要擺脫火焰。妮莉莎試著用手拍熄火焰，火勢卻只是不斷蔓延，將伊莉莎白團團圍住。伊莉莎白的頭髮冒出火花，痛得大聲哭喊，掙脫妮莉莎的懷抱。妮莉莎抓住她的禮服，奮力一扯。老舊的縫線斷裂，那件禮服從伊莉莎白身上被扯下，然後伊莉莎白就癱倒在地。妮莉莎奔到她身旁，拍熄她頭髮上的火焰，肉體燃燒的氣味讓她反胃。

妮莉莎馬上派莫里斯去請人來治療，治療者急忙趕來，這讓妮莉莎畢生感激。他們花了好幾個小時治療伊莉莎白，可是他們只保住她的性命，卻無法挽救她的美貌。她的臉上留下濕黏的血紅傷口，慘遭毀容。治療者說這傷口會變成消除不了的傷疤。她的秀髮被通通剃光，不斷滲血的傷口和焦肉覆滿大半頭皮。一隻眼睛被燒毀，空洞眼窩上的眉毛塌陷，形成古怪畫面。她嘴唇僅剩的肉扭曲變形，形成痛苦萬分、自我嘲笑的冷笑嘴型。

妮莉莎一直守在床邊，直到黎明破曉。藥膏和藥酒讓伊莉莎白終於能稍稍入睡。妮莉莎反省自己的過錯，那老婦人明明就不容小覷，妮莉莎卻還是低估她了。除此之外，卡蘿塔讓妮莉莎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白費。

她發現那筆嫁妝對她和對伊莉莎白同樣重要。這般打擊讓她咬牙切齒，灰心沮喪。如果不是為了伊莉莎白，她真希望再也不要見到那可憎的女人。她願意貧苦度日，自怨自憐，但她無法忍受伊莉莎白身上發生的悲劇。卡蘿塔徹底擺了她一道，還讓伊莉莎白承受所有報應。除非妮莉莎能設法解開妹妹身上的詛咒，不然她將醜陋不堪，悲慘地度過餘生。

爲了獲得渴望的財富，她兩次豪賭，身邊的摯愛親人非死即傷。絕不能讓這個老巫婆騙她第三次。她的心中滿是冷酷恨意，她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。就在今晚，妮莉莎會做好準備，對付卡蘿塔。就在今晚，她將會加碼下注。而且就在今晚，輸贏都無關緊要。

莫里斯就像頭年邁的鷹隼，透過房內厚重的窗幔，窺探著下方的街道。雖然妮莉莎努力證明錯不在他，莫里斯依舊對伊莉莎白的遭遇自責不已。妮莉莎更無法告訴他這場慘劇背後的真相。所以莫里斯就像站崗中的戰場士兵，盯著街上是否出現馬車的蹤影。兩樁慘劇接連發生，妮莉莎卻依然在招待客人玩牌。莫里斯覺得其中必有古怪，卻沒有直接說出口。

妮莉莎制止自己繼續喝酒，然後繼續陷入沉思。卡蘿塔即將來訪，她想到自己其實沒有必要再跟那個老傢伙玩牌過招。她大可讓那傢伙吃閉門羹。可是其實根本不用這麼做。妮莉莎知道唯有當她希望對方出現，卡蘿塔才會現身。只要妮莉莎想要，卡蘿塔就會如期前來。

妮莉莎聽著遠方鎮上鳴鐘報時，覺得全身不寒而慄。妮莉莎在想，卡蘿塔究竟是從哪個殘敗魔窟爬出來的妖魔鬼怪。她心想到贏牌都落得這種下場，如果輸牌的後果想必更加不堪設想。她想起廣為

流傳的血腥故事，受害者的心臟還在跳動就被活活挖出。她努力不去想像那些血腥畫面。卡蘿塔就快來了，妮莉莎必須想好對策。這老婦人就像惡魔，彷彿只要說出她的名字，就能夠召喚她現身。妮莉莎無聲地唸著她的名字，想像自己正從腐敗的洞窟召喚可憎邪靈。

「夫人，」莫里斯以沙啞的嗓音道，「她來了」。

妮莉莎自我解嘲的笑容立刻凍結成堅決的痛苦表情。「很好，莫里斯。請她進來。」妮莉莎往後靠在椅子上，再次想著她那副牌。這副牌已經幫她贏得兩場勝利，可是每次贏牌，她都失去更多事物。可是今晚不同以往，她一邊思索，一邊倒了杯酒來喝。就在今晚，如果一切按照計畫進行，就算把家中的最後一瓶酒喝完也沒關係。她把香氣四溢的酒瓶湊到嘴邊，若有所思。

當然，這個——這個女巫、或者惡魔，不管那婦人到底是什麼東西，妮莉莎都無法確定計劃是否真的能順利進行。可是她意志堅定，拋開一切。現在她必須讓這牌局結束。她新布下的第一個局，就叫莫里斯在窗簾後監視，今晚，沒有東西能讓她措手不及。

妮莉莎沒聽到敲門聲，反而聽到那支可怕黑檀拐杖敲擊在大理石地板上，斷斷續續地發出堅硬聲響。莫里斯腳步蹣跚，不可能這麼快就趕去開門。事實上，她根本沒聽到橡木大門打開的聲音。可是卡蘿塔確實進到宅邸內了，而且正在迅速拾級而上。拐杖每敲打一次階梯，卡蘿塔就更加逼近。

妮莉莎聽見那聲音登上樓梯，然後逐漸接近房間。莫里斯拖著腳步跟在後面。卡蘿塔這次幾乎是長驅直入。莫里斯則是多此一舉地宣布：「卡蘿塔夫人來訪。」

妮莉莎故意不起身迎客。她緊緊靠在椅子上。她感覺到卡蘿塔跟她一樣渴求對決，而她這次要轉攻為守。

就算妮莉莎態度輕慢，卡蘿塔也沒有任何反應。妮莉莎就是太瞭解上流社會禮節，才會誤信對方是貴族。這老婦人坐下時哼了一聲，雙手緊抓她的拐杖。妮莉莎本來低頭看著牌組，最後她抬頭看著對方，擠出一抹矯揉造作的微笑。

「要小酌一杯嗎？」

卡蘿塔笑不露齒：「謝謝，我不喝酒。」

兩位女士盯著對方，妮莉莎打量卡蘿塔，發現她不再是在馬車上初識時，那位面色紅潤的貴婦。她的雙頰凹陷，嘴唇乾裂，牙齒變得莫名尖銳，眼中散發迫切貪婪的飢餓兇光。妮莉莎這才想到，前幾晚的挫敗想必讓這個老妖怪很不服氣。

卡蘿塔讓妮莉莎家陷入一片愁雲慘霧，可是她卻沒有任何收穫。妮莉莎又啜飲了一口酒，讓氣氛繼續保持沉默。她的母親曾教導她，讓敵人知道妳多麼迫切渴求某樣事物，是致命的錯誤—如果妳非要得到那東西不可，它就會成為妳的弱點。她以前就是對卡蘿塔自曝弱點。卡蘿塔枯皺的雙手緊緊纏在拐杖杖頭上，這讓妮莉莎知道這老怪物今晚非玩一把不可。很好，妮莉莎就要利用這一點來對付她。

妮莉莎拿起天鵝絨寶盒，打開盒蓋讓卡蘿塔細看其中珠寶。「我們先前的賭注都是空話跟承諾，這些傳家之寶則是真鑽實金。您確定您不想來點比較…具體的賭注嗎？」

卡蘿塔的眼中閃過恐懼之色，她的下顎緊繃了一下，然後她才露出諂媚的微笑。「不了，親愛的。這樣子行不通。如果妳要我實現妳最深切的願望，妳就必須獻上你最貴重的財產。」她的舌頭像爬蟲類一般，靈活地彈打著雙唇。妮莉莎想像這條舌頭是否也會分岔、發出嘶嘶聲響。妮莉莎點頭表示同意她的話。

此時卡蘿塔露出真面目，不懷好意咧嘴笑道：「那今晚我要賭些什麼呢？今晚妳最深切的願望是什麼？」

妮莉莎微微一笑，看似從容，但其實內心狂跳不已。她知道如果輸了牌局，這婦人絕對會奪走她的心臟。她小心構思每句話，卻又裝得漫不在乎。「我只希望伊莉莎白再次擁有幸福跟美貌。」

卡蘿塔吸氣準備回答，可是妮莉莎舉起手指，不讓她發言。

「可是今晚牌局開始前我有個條件，在整場牌局中，伊莉莎白都要保有幸福及美貌，直到我翻開最後一張牌。」

卡蘿塔怒目而視，不知如何回應。「妳都還沒贏就想先獲得賭注？簡直一派胡言。」

「既然您能讓她康復，如果我輸了，您大可再讓她變回原狀。」妮莉莎溫柔地笑道。「我只希望伊莉莎白可以擁有片刻的幸福跟美貌。當然啦，還是您想要賭小一點？」她把手輕輕擺向打開的珠寶盒，卡蘿塔搖頭，表情扭曲，又驚又怒。

「不，當然不是。可是妳要求太多了。妳還沒獲勝，不能先獲得賭注。」

妮莉莎覺得自己現在表現得很好，鋌而走險卻走得平衡穩當。利用這邪惡怪物再明顯不過的渴望，對付她所堅持的牌局規則。妮莉莎故作輕鬆地微笑，打量卡蘿塔動搖的眼神、抽動的手指和高聳的雙肩。這就是迫切需求的最佳寫照。就算她極力偽裝，卻反而欲蓋彌彰。

妮莉莎牢牢盯著卡蘿塔許久，然後她聳聳肩，彷彿拿對方沒辦法，示意要再拿珠寶當賭注。她無禮地歪頭挑釁卡蘿塔，要她接受那些珠寶和廉價品。

卡蘿塔忍住心中怒火，露出牙齒。

「就照妳說的吧。」她擊掌道。妮莉莎如釋重負。燈火似乎晃動了一下，在陰影之中，卡蘿塔的雙眼像未熄餘燼不斷發光。這位老婦人微笑著，沾沾自喜，蓄勢待發。妮莉莎努力保持鎮定。卡蘿塔的神色突然變得更加蒼老憔悴，但也更具威脅。

走廊立刻傳出啪嗒啪嗒的腳步聲，幾乎可以說是跑步聲。卡蘿塔與妮莉莎四目相對，老婦人嘴角浮現一抹自命不凡的竊笑。妮莉莎和善地笑著，彷彿正在注視晚宴上的貴賓。即使胃痛如絞，她還是擺出溫和良善的表情。

門被猛然推開，兩位女士都不為所動。伊莉莎白跑到妮莉莎身邊，身上只穿著貼身連衣裙，散放的金色秀髮垂落兩肩，美麗耀眼、更勝以往。

「噢，妮莉莎，我做了一個最最奇怪的夢。那個夢…是…。噢，天啊。」她咯咯笑著，用手指摀住嘴巴。「我忘記那是什麼夢了。」



妮莉莎終於抬頭看著她，隨性道：「那可真有意思，親愛的伊莉莎白。但我現在恐怕不能陪你聊天，因為我這裡有位貴賓。」

伊莉莎白似乎是第一次見到卡蘿塔，她稍稍向後退去。「噢，打擾妳們，真的很抱歉。我到底在想什麼啊？」她似乎有點迷惑，也被這恐怖的老婦嚇到。可是她實在欣喜若狂，捨不得離開。「我應該…現在就離開嗎？」

那老婦人盯著伊莉莎白，那女孩躲到妮莉莎的椅子後方。「沒錯，伊莉莎白。」卡蘿塔發出沙啞的嗓音，手指緊抓黑檀拐杖的杖頭。「跟妳的姐姐告別吧。」

妮莉莎眯起眼睛，卡蘿塔則是咧嘴笑著，殘忍本性展露無遺，不再假裝高貴有禮。妮莉莎緊盯著卡蘿塔許久，然後面向她不知失措的妹妹，露出充滿關愛的真誠微笑。「待會見，伊莉莎白。」她輕聲說道，伊莉莎白不自覺地向後退。

「待會見。」她猶豫不決地答道，然後轉身，幾乎是跑著離開房間。

「現在開始吧。」卡蘿塔把牌切好，妮莉莎猶豫了一下就開始抽牌。桌上出現六張牌後，她心中開始猶豫。她將這感覺壓下，下定決心要撐到最後。她揭開了最右邊的牌，強忍看到眾星大天主教的興奮感。卡蘿塔發出不以為然地低聲咕噥，然後翻出五尾毒蛇。她抬頭看著妮莉莎，露出貪得無厭的眼神，讓妮莉莎不禁想把身子往後靠，但還是努力保持不動。

她無法果斷決定翻開哪張牌，最後伸手翻開左邊的牌，隨即聽到卡蘿塔的無禮笑聲。兩頭雄獅，派不上用場。卡蘿塔的手懸在剩下兩張牌上，妮莉莎瞥了那珠寶盒一眼，最後卡蘿塔選定一張牌。

她猛然翻開卡片，發出歡笑聲，是眾星大天使。她咯咯笑著，在座位上下晃動，此時妮莉莎有些暈眩，那可是最大的牌。她低頭看著自己的最後一張牌，知道這張牌已經無關勝負了，可是…

「來吧，親愛的。」卡蘿塔毫不遮掩，露出幸災樂禍的樣子。「快點翻牌，結束這一切吧？」她就像面對著獵物，笑裡藏刀，而妮莉莎開始想像這老巫婆都怎麼奪走別人的心臟。她會從受害者的嘴裡把心臟給吸出來？還是用那利爪般的手指挖開胸口？還是會像隻巨大醜陋的老鼠啃咬每根肋骨？

她搖搖頭，消除內心的恐懼，然後對著卡蘿塔微笑。「當然，現在要喊和局也不遲。要改變賭注也可以。」她再次拿起珠寶盒，用手指拂過梳子上的藍寶石，以及劍柄上的珠寶。

「不行。」那老婦人厲聲說道，坐在椅子上的身子前傾。「妳已經答應過我。妳輸了。現在快點翻牌，結束這場牌局。」

「是該結束了。」妮莉莎答道，聲音堅定不已。「讓我們結束這場牌局吧。」她迅速將短劍拔出劍鞘。卡蘿塔驚叫，舉起柺杖想抵禦這一擊，杖柄射出詭異火焰，這時妮莉莎將劍身一轉，狠狠刺進自己的胸口。鮮紅血液噴湧而出，濺到桌子的牌上，卡蘿塔向後抽身，發出動物般的怒嘯。鮮血灑上桌面，血流如注，然後噴發力道漸漸減弱，直到妮莉莎雙眼一翻，垂頭癱坐在椅子上。她的血繼續滲出，漸漸染滿錦緞胸衣。。

卡蘿塔呆坐了一段時間，她的呼吸聲變成輕微喘息，用分岔的舌頭舔著佈滿蛇鱗的嘴唇。她的目光從漸漸冷去的屍體轉向桌上尚未結束的牌局。

宅邸某處隱約傳出伊莉莎白啪嗒啪嗒的腳步聲。她現在終於明白了，同時更加不悅。她對那個年輕女孩施的咒語會一直持續下去，直到這場牌局結束為止。這位老婦人發出嘶嘶聲，伸手要翻開妮莉莎最後一張牌，可是她馬上就放棄了。這麼做也無濟於事，因為牌局規則一經訂立，便不得違逆。

「直到我翻開最後一張牌。」妮莉莎這麼說過。

卡蘿塔費盡力氣站了起來，重心全壓在她的柺杖上。

「高明，親愛的。真是高明。」

她轉身背對那副染血的牌組，蹣跚又痛苦地走出房間。